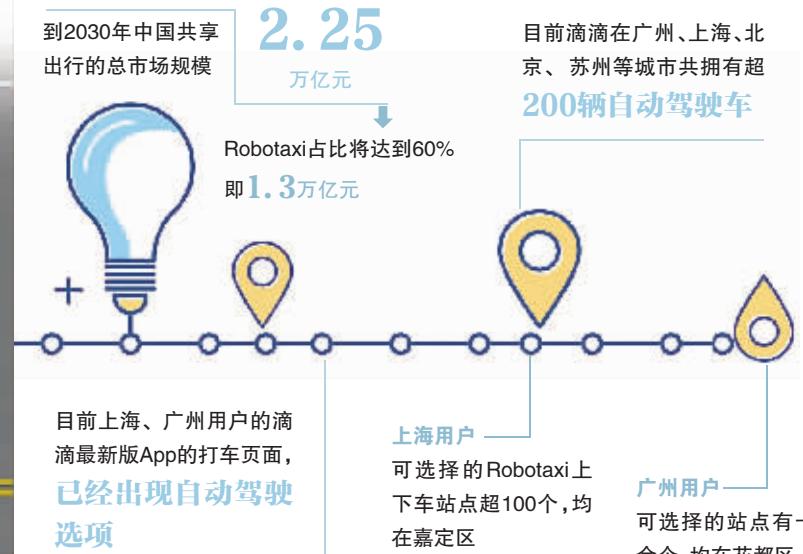


# 滴滴自动驾驶“赶进度”

预热多日后，滴滴在4月13日一鼓脑抛出N项自动驾驶新进展，包括无人驾驶概念车DiDi NEURON、在上海提供自动驾驶24小时服务、Robotruck(自动驾驶卡车货运业务)等。

从2016年开始自动驾驶研发，2019年自动驾驶团队升级为独立公司，到后来公司完成融资，启动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营，滴滴经历了波峰，也遇到过波谷。和新老对手相比，滴滴自动驾驶不算后来者，但这几年存在感不高，这或许就是滴滴自动驾驶扎堆“上新”的原因，时不我待也跃跃欲试。



## 落地+概念

“目前最新版的滴滴出行App已可在上海、广州的指定区域内实现混合派单。即起终点均在区域内的订单，用户能在滴滴App上直接看到‘自动驾驶’选项并叫车。”4月13日滴滴自动驾驶开放日活动一开始，滴滴出行CTO兼自动驾驶CEO张博就宣布了这一消息。

所谓混合派单就是，当用户通过滴滴呼叫网约车时，接单车辆可能是传统车辆也可能是Robotaxi。

北京商报记者体验发现，目前上海、广州用户的滴滴最新版App的打车页面，已经出现自动驾驶选项。点击进入自动驾驶，页面上方滚动提醒着注意事项：工作日24小时运营、乘客年龄18-70周岁之间。上海用户可选

择的Robotaxi上下车站点超100个，均在嘉定区；广州用户可选择的站点有十余个，均在花都区。

目前，滴滴自动驾驶服务为免费体验。滴滴在用户协议中表示：“鉴于自动驾驶载人示范应用体验是一项科学试验的测试活动，我们将提供免费体验。体验结束后，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我们将不会为您开具任何票据。我们将依法依规为您购买保险，以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北京商报记者从滴滴方面了解到，目前滴滴在广州、上海、北京、苏州等城市共拥有超200辆自动驾驶车。至于自动驾驶车队在每个城市的具体车辆数及合作车厂，滴滴在4月13日未披露。

另一项发布更有科技感。

没有驾驶位、车内带机器臂、大屏可交互

……白色的NEURON一亮相，让人一度“穿越”到滴滴和比亚迪联合发布首款定制网约车D1的现场。一样是突然发布，一样是功能炫酷，区别在于D1主打共享出行，NEURON是滴滴首款面向自动驾驶的概念车。

## 要存在感

有关自动驾驶车量产的信息也在4月13日公布。

滴滴自动驾驶COO孟醒表示，正在结合新能源整车企业能力，共同定义和量产无人驾驶新能源网约车，已在Robotaxi产品定义、车型平台选择及座舱与智驾系统开发等方面合作。首款车型将于2025年接入滴滴共享出行网络，实现全天候、规模化的混合派单。

“一般来说，自动驾驶企业，尤其是有

Robotaxi业务的企业，业务的推进顺序都差不多，拿测试牌照、路测、商业化运营，有实力的和车厂合作把自己的自动驾驶技术搭载在量产车上。每一项业务推进起来都需要时间，一般都是实现一项官宣一项。”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滴滴此次的特别之处在于，一口气披露了一系列进展。除了乘客容易感知的，还有乘客不容易感知的，不再藏着掖着了。”

比如不容易感知的包括两款硬件：“北曜Beta”激光雷达和三域融合计算平台“Orca虎鲸”，以及拥有超过100台自动驾驶卡车，已在天津和内蒙之间开始常态化试运营的滴滴Robotruck业务KargoBot。

“滴滴没有掉队，它拥有的数据在自动驾驶领域是优势。”易观分析汽车出行行业中心分析师王珂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不过作为业

## 向手机厂商收费 ARM是不是着急了

4月13日，据《金融时报》等外媒报道，日本软银“掌门”孙正义本周将与纳斯达克签署协议，让旗下的英国芯片公司ARM在今年秋天赴美上市。但更令市场震惊的是，伴随着上市计划，ARM将对其利润来源进行极大调整，长期以来，ARM的营收主要靠向芯片厂商收取授权费，但是此后，ARM有可能根据终端产品售价向终端设备生产厂商索要费用，据外媒报道，ARM已经通知了小米、OPPO、vivo等国产手机厂商。

## 芯片领域的垄断地位

业内观点指出，ARM长期以来的工作是芯片架构研发，位居行业上游，如今ARM跨过层层环节，直接向终端厂商要利润，难免有“杀鸡取卵”的嫌疑，在当今芯片产业链周期波动叠加消费电子出货下滑的背景下，ARM的这一计划能否让手机厂商甘心买单仍是未知之数。北京商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OPPO等厂商，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对于ARM在业内的的重要性，产业观察家洪仕斌指出，现阶段在芯片底层架构领域，ARM和英特尔双峰并峙，ARM主攻精简指令集，英特尔主攻复杂指令集，ARM对手机等移动端的重要作用，相当于英特尔之于PC电脑。

从软银公布的ARM最新财报看，目前基于ARM架构的芯片出货量达80亿片，全球超过95%的智能终端都采用其产品，尽管ARM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长期以来其营收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向下游芯片设计企业收取授权费用，截至去年四季度，ARM总营收达到7.46亿美元，其中许可费占比约40%，达到3亿美元，版

价格的1%-2%收取标准，ARM将收取0.06-0.8美元。相较之下，2022年智能手机平均售价为每台335美元，如果也是按照1%-2%的比例来收取的话，则意味着ARM收取的版税将高达3.35-6.7美元，相比之前的收费方式将带来数十倍的增长。

ARM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业内观点对此并不看好。洪仕斌认为，促使ARM改变的主要因素，还是软银在背后的助推，软银希望ARM能大幅提高营收，从而在上市时获得更高的估值，但如今的大背景是手机出货下滑，连带着上游芯片企业减产、砍单，相反，人工智能领域对芯片有着极大的需求缺口，从某种程度上说，ARM站错了赛道。

至于ARM对于国内手机品牌的影响，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指出，相比收费模式的改变，ARM如果最终赴美上市成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受美国方面芯片禁令的限制，这对于国内手机品牌较为不利，此前“ARM中国”作为集团在中国市场的子公司，便和集团层面做了切割，声明称公司是独立运营的实体，这反映出来自政策方面的影晌不容忽视。

有鉴于此，包括华为、阿里等企业早已试图减轻对ARM的依赖，例如这些企业转而采用RISC-V开源架构，这种架构不受垄断制约，供应链能够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专家指出，无论是ARM主动调整收费策略，还是日后受到所在地政策限制，下游手机厂商只能设法突围，而数十年来ARM形成的生态圈还能维持多久则会成为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柱力

## 千万罚单难止药企垄断

4月13日，针对垄断被罚一事，津药药业董秘办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津药药业控股孙公司因违反了《反垄断法》被处以2988万元罚款。公司于4月11日披露分公司行政处罚相关公告，罚款已计入2022年业绩中，不会对2023年业绩造成影响。不过，津药药业并非首次收到罚单，自2021年以来，津药药业包括下属公司共被处罚三次。津药药业也并非是药企垄断被罚的唯一一例，医药行业垄断问题屡禁不止。

据津药药业近日披露，津药药业控股孙公司医药科技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医药科技在销售氟尿嘧啶注射液时达成并实施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协议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达成并实施分割销售市场协议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

上海市市监局决定，责令医药科技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医药科技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3%的罚款，约2988万元。

4月13日，针对垄断被罚一事，津药药业董秘办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于4月11日披露分公司行政处罚相关公告，并且表示罚款已计入2022年业绩中，不会对2023年业绩造成影响。此外，津药药业在公告中表示，已责令相关部门按要求立即组织整改，主动调整氟尿嘧啶注射液价格。

氟尿嘧啶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消化道肿瘤，或较大剂量氟尿嘧啶治疗绒毛膜上皮癌。据了解，氟尿嘧啶注射液也常用于治疗乳腺癌、卵巢癌、肺癌、宫颈癌、膀胱癌及皮肤癌等。

北京商记者在采访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肝胆外科医生时了解到，氟尿嘧啶注射液是一个重要的抗肿瘤基础药物。在治疗肝癌、胰腺癌、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疾病中，常用的一线化疗治疗方案通常都包括

氟尿嘧啶注射液。

津药药业的肿瘤药物类已呈现下滑趋势。财报数据显示，津药药业2022年营业收入为36.89亿元，抗肿瘤类营收达1.66亿元，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27.59%。

自2021年以来，津药药业包括下属公司共被三次处罚。在此次孙公司被反垄断处罚之前，津药药业的子公司金耀药业因高价销售卡莫司汀注射液，被处以罚款计2772.13万元。

此外，2021年津药药业因以协议形式对醋酸氟轻松原料药销售市场进行划分，并变更、固定醋酸氟轻松原料药价格，排除限制了醋酸氟轻松原料药销售领域的竞争，被处罚4402.26万元。

近年来，药企垄断行为层出不穷。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官微近日披露，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与天津天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并实施“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分割销售市场”的垄断协议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两家公司罚款合计约5706万元。

东北制药也曾于2022年12月9日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被认为滥用在中国左卡尼汀原料药市场的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左卡尼汀原料药，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垄断行为，罚款共计1.33亿元。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之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时表示，医药行业垄断屡禁不止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技术原因。在经济层面，垄断式发展能够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在社会层面，头部知名药企更容易获得医疗机构和患者的信任，形成头部集聚效应；在技术层面，通过技术专利，能合法地保护药企独家获益权，形成市场垄断；在法律层面，对药企的反垄断监管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李想